

2000 年大众最新名家小说快递丛书

睁大 眼睛睡觉

主编：冯 敏 崔艾真



大众文艺出版社

睁大眼睛睡觉

冯 敏 崔艾真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睁大眼睛睡觉/冯敏、崔艾真主编.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8

(大众最新名家小说快递丛书,春之卷)

ISBN 7-80094-906-0

I. 睁...

II. ①冯... ②崔...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882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昌平西贯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375 字数 368 千字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0.00 元

季节的姿态

中国每年生产多少部小说？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以“百千万”代之：即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数百部计；每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以数千篇计；每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以数万篇计。这大体反映了中国当下小说生产的规模。

于是就有了披沙拣金的工作，就有了各类的月选和年鉴。但无论怎样选，遗珠之憾或挂一漏万总是在所难免，尚且不论选家个人眼光的局限和阅读好恶。如此才有了编撰这套丛书的动机，不是月选不是年鉴而是一种季节的姿态。我们想以一个季度的眼光打量当下小说，不近也不远。

当然，它只是万千姿态中的一种，它只是我们回眸苍茫大地时的一个小小的手势。我们会尽量避免与别个选本的重复，为的是读者的利益。我们也会在选文中体现当代精神，务求我们的选本紧紧地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我们将把那些于当下文坛最为活跃的新锐作家的作品介绍给读者，作为他们对时代脉动的把握最为敏感最为直接。重作品而不重名气是我们这套丛书遵从的原则。

春夏秋冬，四季寒暑。天行健，万千资始；地厚载，品物流行。这是自然界的大象。新人辈出，风格纷呈。有时文，必有时论。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这是文学界的小象。好的小说永远应该有生动活泼的形式，好的文字既要反映社会又要直指内心。

是为出版前言。

编者

目 录

陆 涛	我爱我爸.....	(1)
李 唯	腐败分子潘长水	(42)
毕飞宇	睁大眼睛睡觉	(97)
戴 来	恍惚.....	(154)
林 希	喝粥人.....	(210)
严 阵	一见钟情.....	(285)
徐小斌	美术馆.....	(306)
苏 童	古巴刀.....	(321)
西 廔	夜游.....	(330)
张 生	颤抖的手.....	(346)
赵 波	日子潦草.....	(364)
王齐君	老师别哭.....	(387)
杨争光	公羊串门.....	(401)
艾 伟	杀人者王肯.....	(418)
张执浩	失陷的肉体.....	(430)
魏 微	父亲来访.....	(442)
阎世宏	女警金环.....	(463)

我爱我爸

□陆 涛

易碎物品

轻拿轻放

小心受潮

不可倒置

——摘自包装箱

—

我爸有两只可爱的眼睛，那两只眼睛一样大，一样的可爱，一样的像一朵花和另一朵花，两朵花一样的眼睛，笑的时候。我爸一笑，眼睛就像两朵花一样在脸上绽开了。第一次写作文，我就是这样写的，老师说，不能这么写，没有人形容过男人的眼睛可爱，从来没有人这么形容过，况且你爸的眼睛也不像你写的那样像两朵花。她傻乎乎的居然看不出来。妈到学校来接我，老师说了这事，期待着我妈同意她的意见，妈就同意了，说：“你爸的眼睛怎么会像两朵花呢？我看更像两个没有发育好永远也长不大的葱头。”我哇地一声就哭了，老师同情我，就用可怜兮兮的眼睛看完我又望着我妈，妈就哄我说：“你爸的眼睛不像葱头。”我就不哭了。她又说：“但也不像两朵花。”我又准备好了哭，妈叹口气，朝老师难为情地笑笑，

拽起我的手，就难为情地说：“阿甘，别哭。”

一叫我阿甘，我就不哭了。

这时候该有笑声。果然就有了，总是班长带头笑起来，班长的笑声又大又脆又有爆发力，从最后一排座位一口气撞到黑板上，再从黑板上弹回来蹦得满屋都是，大家一起笑，大家喜欢阿甘，崇拜阿甘，就笑阿甘。然后同学们整齐地拍着桌子，整齐地跺着脚，有节奏地喊：“阿甘！阿甘！”

现在我可以直直腰，挺挺胸，跟妈妈回家了。回到家妈就说：“他爸，给阿甘改个名字吧。”爸不同意，说：“何必呢！”我也不同意，说：“何必呢！”爸就抚摸着我的头说：“就叫阿甘。”妈就同意了，像爸一样热乎乎地看着我，然后摇摇头。妈每回提议完给我改名字都以同意不改结束，每回都摇头表示同意，这跟我已经取得的经验不大一样。

妈要给我改名字，这事儿发生好些日子了。过去无论谁叫我阿甘，都不见有过笑声，现在开始有了，那一定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是阿甘我高兴。后来，我爸好不容易让我弄明白，大家喜欢的阿甘跟我没关系，大家喜欢另一个阿甘，就是说，还有一个阿甘。我就问：“哪个阿甘？爸，是你吗？”要是我爸也不错，这样我跟我爸就都是阿甘了，肯定很不错。我喜欢生活里有笑声，不笑的日子该叫什么日子呀。

我爸说：“那个阿甘是个美国人。”然后我基本上知道了，那个碰巧也叫了阿甘的是个美国人，腿像我一样不好使，后来就非常好了，跑得像兔子一样快。我也准备这样，再长大一些，再长高一些，就参加学校每年一回的运动会，到时候我一定跑得比兔子还快，就比较像我爸了。我说：“爸，我要跑，你就教我跑吧。”爸说：“儿子，再长大一些。”你看，我爸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再长大一些。长大需要一些时间，我有时间长大。

我爸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都知道他特别能跑，从甘家旺一口气跑到城关镇，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学校读书，再从城关镇跑回甘家旺，像飞一样快，每天都能追上要下山的太阳。“像一只雄鹰，在地上狂奔。”爷爷说。爷爷那时还没死，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就死了，一年级的时候还在这个学校当名誉校长。爷爷把大老鹰说成是在地上跑的动物，跟所有人的经验都不一样，那就是差不多到了要死的时候。“鹰应该是在天上飞的。”我纠正过爷爷的错误，爷爷说：“你懂什么？你爸没翅膀，不飞。”

这涉及到了知识，没翅膀就是不能飞的。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就问：“爷爷，人家都说你当年飞奔革命，你怎么就能飞呢？”爷爷说：“那是形容，你连形容都不懂？嗨！不懂也好，这世界就是让形容给弄坏了。”我又问：“爷爷飞奔革命，还当了排长？”爷爷不高兴，感到我把他当年职务弄低了就不高兴，说：“是连长，你怎么老说成是排长？”爸爸插话说：“你爷爷是副连长。”爷爷就不说话了，显然这比较精确，那就是副连长了。“想当年……”爷爷从一个像他一样老得没了样子的军壶里喝了一口酒，爷爷的老军壶里不装水，里面盛了酒的，喝一口以后，就又要想当年了。这时候我就插话说：“我知道，你被你爸爸打出了甘家旺，所以你回来才不回甘家旺管他，让我爸爸伺候。”我这样一说，爷爷一般都要打个酒嗝，他就打了一个这样的酒嗝，歪着头看我爸，说：“这孩子太傻，都是你给弄的！”

我爸就不说话了，疼爱地看着我，脸上有笑容，却不是好看的那种。爷爷一到这时候就把酒壶使劲放到桌子上，长叹一声：“你呀……”我爸就说：“爸，别提了好不好？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知道，我爸也在纠正我爷爷的错误。从我能记住一些大人的话开始，爷爷就爱犯错误，这都跟爷爷打小爱喝酒有

关。爷爷从部队回来当了甘家旺公社书记，跟他出去的七个人回来了三个，三个革命残废。有一年甘家旺饭量大的人差不多饿死一半了，爷爷就给县长打电话：“快送粮食来，不能让那三个革命退伍军人饿死！”县长说：“同志，勒紧裤带吧。”爷爷说：“那就快点送裤带来！”这事传出了甘家旺，爷爷就成了比较有名的人，我爸那年七岁，1960年。我爸听说我爷爷支使人杀了国家的一头驴，星夜跑出甘家旺村跑到甘家旺公社，给他爷爷要一份驴肉，我爷爷说：“他是大地主，历史上早吃饱了！”我爸一路伤心地回到家里，抱着他爷爷哭。我爸喜欢他的爷爷，差不多像我喜欢我爸一样。我知道，我爸还喜欢他的大黄狗，那是一只传说中非常凶猛的狗，专爱咬人的脚脖子和脖子，但还算听话，只听我爸的话。狗当然是最听话的动物中的一种，人才喜欢，人总喜欢最凶狠的东西属于自己才好，别人拥有总不太放心，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我就不说了，只说一件事，就是我爸的爷爷六年后突然死的那天，我爷爷还是动了一点恻隐之心，经一种叫“红卫兵”的组织同意，回到甘家旺的家，一进院门大黄狗就扑了上去，爷爷吓坏了，我爸大声喊：“坐下！”我爷爷一屁股就坐门槛上了，大黄狗还站着。我爸说：“我让你坐下！”爷爷说：“我已经坐下了，儿子。”我爸有些气急败坏，或者触景生情，总之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说：“站起来，爸。”

我爸从小能跑，而且从小就比较听话又招人喜欢，我总算说明白了。现在可以说我想说的那部分了，就是我不喜欢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看别人在操场上跑来跑去，更不喜欢体育老师总安排我扔铅球，那玩意儿砸疼过我本来就不太好使的脚。我要跑，城关镇已经有了非常好的马路，不像过去那样尘土飞扬，因为城关镇已改成城关区了，我们县也不叫县，改成市了，时间不长，我还不习惯叫它城关区，喜欢叫它城关镇。我

要在这镇上飞跑，在太阳出来时用我软绵绵的脚在软绵绵的柏油路上飞奔，我爸不仅同意，而且支持我的想法，总说：“你能行，儿子。”

我能行，这很重要。那时候美国的阿甘还没有被装进铁盒子里来到我们镇上，现在他来了。我爸很吃力地让我弄明白，是美国的阿甘来了。我爸让我弄明白一些问题总是很吃力的，那天好不容易把那个阿甘快解释明白了的时候，我就问：“爸，他也是七个月就被生出来的吗？”我爸说：“可能是。”我妈说：“肯定不是。”爸就告诉我：“那个阿甘五个月就被生出来了。”我立即很高兴我比那个阿甘在妈妈肚子里多住了两个月，那个傻阿甘早早溜出来干吗呢？我这样一说，爸和妈都皆大欢喜，夸我聪明，然后我问：“那个阿甘也得过大脑炎吗？”爸说：“可能没有。”妈说：“肯定没有。”大人们总说，苦难是一种财富，那么我就比那个阿甘多些财富了，这让人愉快，我说：“太好了，我得过。”爸和妈就不说话了，一到这时候，他们就不爱讲话了。爸和妈不讲话的时候，就是准备好了闹意见，于是他们就闹起意见来了，一般都是我妈先说：“那次你要不是陪人去唱卡拉 OK，能把阿甘烧成大脑炎吗？”我爸说：“不是唱卡拉 OK，是斗棋，你怎么老说成是唱卡拉 OK 呢？”我妈说：“怎么不是唱卡拉 OK 呢？”我爸说：“再说大脑炎也不是发烧才得的。这几天省里和中央来的同志在咱这儿开会，赶上流感啦，全在发烧呢，按你的说法不都该成大脑炎了？”妈还在回顾她的问题，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大脑炎。我妈对任何事情都是很执着的，就执着地说：“对了，不是斗棋，是跳舞吧？你跟人斗棋那回，我怀阿甘才七个月，到医院去看他爷爷，就是那天一跤把阿甘给摔出来了，幸亏是在医院门口。”这就是我的出生经历，是我比美国的阿甘在妈妈肚子里多住了两个月的原因。“你去卡拉 OK 那回，我在厂里加班，

他爷爷带阿甘去的医院，老糊涂了，才让那个大夫给阿甘打坏了，一针就给打到神经上了。”爸说：“不是大夫，大夫不管打针，是护士。”妈说：“什么护士呀？不就是原先曹县长的小姨子吗？头天还跟我在厂里拔鸭毛呢，那天就调到医院管打针了，阿甘才五岁呀……”

这就说到了我的历史，为什么我相信我能跑，因为我曾经会跑过。这时候我爸总要拉住我的手，眼睛怪怪的，这时候我爸的眼睛就跟花没什么关系，但也不像我妈说的那样像葱头。妈不说话，用手抹着眼泪，然后背着我们，肩膀在抖动。我爸这时候一般都站在我和妈中间，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我知道往后发展的结局，就是要看手表。我爸看了一眼手表，说：“坏了，我表停了，现在几点？”我看了一眼闹钟，一点半，不一定要告诉我爸，这机会是妈妈的。“他妈，到底几点了？”我妈说：“你不会自己看？”爸就说：“不行啊，没有你我就一事无成。”我知道，这正是妈妈笑一笑的时候，她果然就笑了，“你就虚头巴脑地说吧！那不，一点半了嘛！”

我知道，我妈和爸闹意见马上就会好了，我爸一般不让它过一天，或者一晚，一直到下次闹意见为止，周期长短不一，这全由我决定。有时候我总想，爸和妈一定要好到了非闹意见不可才决定结婚的。在一起过日子的人，一般都是很有意见的，所以才隔着一条街、一座山、一条河或一个城市辛辛苦苦地住到一起，闹起意见来比较方便。我们家街坊黄叔叔就跟隔着三条街的第二个黄阿姨好到了要闹意见才住到一起的，跟第一个黄阿姨没啥意见，第一个黄阿姨不吭不哈地就走了，我们刚刚变成城市不久就走了。我爸管黄叔叔叫“〇〇七”，他们俩爱隔着墙头站在自己的院子里开玩笑。黄叔叔是文化局文化科文化办的文化管理员，是我们变成城市以后，在原先的县法院现在叫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七个离婚的人，所以叫“〇〇七”。现

在已排到二百多号了。我表姐也是一个，她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人，在红旗电影院上班，主要是为来晚了的人用手电照着找座位。有一天照到了一个见到光就很灿烂的人，她就跟我表姐夫离了婚，随那个都说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去了美国，可听说表姐并没有跟那个人结婚，表姐夫知道这事儿。大院里的人都叫我表姐夫“二〇三”，表姐夫排在第二百零三号。爷爷死前还为这个生气，说“二〇三”是他们的老排长——后来当了团长到东北打土匪时定的代号，现在的人可真不像话。第二个黄阿姨不再到我们镇上第一家谁都可以进去歌唱一阵子的地方上班后，搬进了黄叔叔家，这样黄叔叔跟她闹起意见来比较方便，我半夜时经常被黄叔叔家砸锅摔盆的声音吵醒，现在我又被吵醒了。我妈说：“老黄家又怎么了？”我爸说：“〇〇七又侦察到什么新目标了，咱这儿已开了二十多家歌厅了。”我妈说：“不是吧？老黄的女人晚上不爱睡觉，中午才起床，下午就哪儿都找不着她。老黄生气了。”这时候锅又被摔了一次，我爸笑着说：“〇〇七总让我想起1958年。”妈就笑了。我不知道这1958年有什么好笑的，说：“爸，该起床了，九点我要看阿甘。”爸给吓了一跳，说：“儿子，你吓死我了，没睡着？”我就告诉我爸我被1958年吵醒了，妈就说：“他爸，以后可别当着阿甘瞎说。”我说：“我没瞎说，我爸说好了要带我看阿甘去。”我爸很夸张地拍了一下脑门，“坏了，儿子，九点半我得去火车站接人，下礼拜天再去看电影好不好？”我知道我爸说话从来不算数的，妈也知道，说：“这回就是上个礼拜天挪过来的，他爸，你就别去接了。”爸说：“不行啊，北京又来人了，中央的，我不去不行。”妈就笑了，说：“我说你呀，怎么凡是北京来的你就认准是中央的而且代表中央？你斗棋那回的张处长，你不是说他也是中央的，可你前年在北京看见他骑着自行车上班。中央的哪有骑自行车上班的？”我爸说：“有，张

处长就是。”我妈说：“张处长是农业部下面一个局再下面的一个处的处长，不一定跟中央关系那么近。他爸，赶明儿真来个中央的，我看你该怎么办？陪人家斗棋？不，人家喜欢桥牌。跳舞？也不行，北京有那么多部队歌舞团。喝酒你不一定是对手，还唱卡拉 OK？人家要是把调定太高了，你唱得上去吗？你要唱不地道，咱县，不，你这甜水湾市的三陪先生不就栽了？”爸使劲拨愣着脑袋，好像耳朵上吊着一只蝎子似地摇晃，说：“真难听！太难听了，这叫什么话？”妈捧住了爸的脸，说：“别摇了，他爸，带儿子看电影去。”我赶紧说：“爸，我要看电影。”

我爸就把我带到了红旗电影院——现在已叫巴比伦娱乐中心了。我的二〇三表姐夫看见我爸，忙说：“姑夫，今天有空啦？”我爸说：“我正要找你呢，电影散场后，你把阿甘送回家去，我得去车站接人。”二〇三表姐夫说：“怕是不行，今天来了一帮老爷子，原来的曹县长，原人大寝主任，原政协谭主席，都自个儿来了。”正说着，我爸就看见了曹县长，曹县长也看见了我爸，曹县长原先笑着的脸一下就不笑了，我爸没准备笑的眼一下就成了两朵花，说：“曹县长您来啦？”曹县长说：“怎么？我不能来？老子花钱看电影还要跟谁请示吗？”我爸笑着说：“瞧您老说的，后天就是元旦，明儿个要请您出席茶话会呢，还有电影专场，我昨儿不是去请过您老了吗？”曹县长用拐杖使劲戳着地，说：“一到元旦就把我们这一串老帮子拎出来，娘的不过年不过节就以为我们死了？”我爸笑着，一直保持着笑容，曹爷爷的拐杖每一下都戳在爸的脚上，我就说：“爷爷，你把我爸的脚弄疼了。”曹爷爷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然后他就向里面走了，边走边说：“陪儿子。好，你陪儿子，我今儿不跟你计较。”

灯渐渐开始变暗，我不知道我爸是否还在保持着笑，但我

知道曹爷爷习惯表现出痛苦或失落给我爸看，这事儿已好幾次了，但曹爷爷也只是说说而已，从未真的对我爸扬起过拐杖来。我总以为早晚有一天曹爷爷会把我爸打一顿，到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上手帮我爸。表姐夫大概也这么认为，打人的事还没有发生。二〇三姐夫说：“姑父也真是，你干吗非今天来这儿看电影，替人挨骂？”我爸说：“这是工作，我的。”然后我爸把我领到后面的座位上，说了一堆好话，主要的意思是看完电影叫我别走，他会来接我，别让我妈知道他没陪着我看电影的事儿，怕妈生气。妈今天加班，省里来了外贸局的人到羽绒厂检查，我爸怕我妈做的羽绒被子里万一有一只鸭头没摸出来，影响的就不是我们的城市，是国家，会造成国际影响，电影开始了。我看了一个多小时也叫阿甘的人，就知道他跟我没关系，我跟他也没关系，但我喜欢他的船。我坐在巴比伦门口，第二场电影快散了的时候我爸才来，我就说：“爸，给我买一条船。”爸像有什么心事，边想着心事边问：“什么船？”我说：“那个阿甘那样的船。”我爸听懂了，笑了笑，不准备带我去商店，摸着我的头笑嘻嘻地说：“那是一条好大的船哟。”我说：“爸你真傻，我要小的，能放进书包里的。”爸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出了他的意思，“儿子，你书包里有那么多课本，每个课本还有两套作业、两套练习本，还有学校让买的课外书和参考书，对了，还有改成城市以后学校搞的课间加餐，就是说还有一个饭盒。儿子，听懂了吧？我是说你书包里再也放不进去一条船。”这倒是真的，爸说的没错，我要说的是：“爸你还是太傻了，我不会拿在手里吗？”

爸愣了一下，把我背上了过街天桥，下了桥，穿过两条胡同，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才说：“儿子，等你长大了，要像那个阿甘那样自己买一条船才是。”我说：“不行，爸，我当不了兵，没法儿弄到退伍费，也不能像爷爷那样把退伍费买了课桌

和板凳。”爸蹲下身子，用脸贴住了我的脸，悄声说：“儿子，等你长大了肯定能当兵，都现代化了，万一打仗，坐在计算机室里就能打赢一场战斗。”我很高兴未来难免会有的那样一场战斗，说：“爸，那我不用像那个阿甘那样把班长从阵地上背出来了吧？”

这时候我提到了班长，像我开始说的那样，回到了班长身上，一叫我阿甘就傻乎乎带头笑的班长。爸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爸知道我的想法。就是我不喜欢我们班长，如果当了兵，赶上那个阿甘赶上的事，不一定会把班长背出来，该让他爸爸去。他爸爸现在是市长，原先是粮食局的局长，我们县还叫县的时候就当县长了，然后就变成了市长。看来我们县变成市以后，还是要产生粮食的。城关镇比原先大了，我们学校原先在县城边上，现在差不多快成市中心了，可还是需要一个懂粮食的人来当市长，我们才放心，不会发生我爷爷赶上的事儿。我爸和他爸在一个楼里上班，他爸管我爸，他管我，总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他爸还被叫做县长的时候，就总让我爸到火车站接人。我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看见我爸总接人的那辆汽车不自己走，我爸在后面推着进了那时还叫县政府招待所的大门，现在已叫菲林格亚宾馆的那个大门，我就问妈：“我爸为什么要推汽车？”我妈从学校接我回家，那时候城关镇还没有那么多过马路的桥，我和妈并不是站在高处看见这事儿，知道我看见了，我妈就很想把这事解释清楚，说：“你爸爸是公仆呀！”这就是比较明确的概括了，像今天班主任老师说的这样，主要是对我和刚转来像我一样笨的外省的同学说，一年里你们学了那么厚一本书，现在就用两张纸告诉我你们学明白了什么吧，老师概括起来只是四个字：“你们完了。”老师从当老师那天起，就是专门为难我们学生的，可我爸也当过老师，就在这个学校，难道不当老师以后的爸爸就要让别人为难了

吗？这样我就不明白了，问我妈：“那为什么我们班长的爸爸不下来一起推车呢？”我妈给问住了，想了半天，忽然有了主意和说法，妈就说：“他是人民的公仆啊。”

到家了。

二

我爸很会给我解决午餐问题，不一会儿，他就端出一碗热乎乎的方便面，上面还滴了几滴香油和醋，我知道，做完这些他就该走了。我爸就走了，肯定又是陪客人去吃饭。我爸每回从车站接来一个客人，一般都是由十几个人陪着，围着两个大桌子坐了，这时候我爸就不再是重要人物。客人也从不误解这点，只是密切关注我爸是不是给我们班长的爸爸往酒杯里倒矿泉水。肯定有一次我爸被人抓住了，我爸就变得非常主要了，那还是曹县长当县长的时候，我爷爷那时还没死，只是送了一张病危通知书，我妈带我去找我爸，我看见了那十几个人和两张大桌子，我爸站在客人面前，把一大杯白酒喝了。这让我妈吓了一跳，因为我爸不会喝酒。我爸从爷爷那儿继承了很多东西，惟喝酒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那是个夏天，我妈拉着我的手在窗户外面望着屋里，听见我爸说：“张处长，我真的不能喝了，眼睛都看不清了。”张处长说：“这可没法儿证实，你不喝就得罚老曹。”我爸这时就求助似地看了看屋里的人，希望有人来救他。当然那想法很幼稚，所有的人都没看他，齐齐地望着张处长，我爸便望向了窗外，没有看见我妈和我，看见了天上有太阳，我爸说：“月亮都上来了，张处长，去唱卡拉 OK 吧。”曹县长说：“什么月亮？是太阳。”这真让我震惊，因为这时候是中午两点，我爸已经日月不分了。我爸坚持着说：“就是……月亮，张……处长，你说呢？”张处长使劲地摇摇

头，大声说：“不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这时候就爆发了笑声，像我们教室那样，笑声在四处爆炸了。我妈就拉着我赶紧走了，我问：“妈，那个张处长是哪儿的人？”我妈说：“北京的，部里的，局里的，处里的。”妈近乎要说胡话了，我还能听懂。

那天，我妈很高兴把我爸推汽车的事儿说清楚了，我爸不当老师以后，到政府里做了公仆，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推汽车。我妈说，我爸到政府里做事儿，还是那个张处长促成的呢，因为我爸有天赋，会斗棋。在我们这儿，都管“下棋”叫“斗棋”。要说“斗棋”，就不能不说到我的老家，我爸的故乡，将来我有儿子以后也不能不总提到的祖籍：甘家旺。它属于甜水湾县的时候就很美丽了。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形容它，因为说到美丽人们都懂，也比较好了解，比如说玛丽莲·梦露——她挂在我们体育老师宿舍的墙上，都说她美丽，人们一下就明白了。如果老师知道我这样说，又要批评我不能这么形容，也许我真的不太会形容，不管怎样，我总算把美丽说清楚了，其实美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奇。

我的家乡很神奇。如果说：“美丽”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看到一只烤全羊的话，“神奇”便是一个饿鬼碰到了一整只红烧骆驼。（我真的不太会形容，就请原谅吧。）我想说的大概意思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你在往前走的时候，早晚会突然看见一座山，那山好像是突然间就出现的，突然间拔地而起，让你毫无准备。属于我爷爷的甘家旺，就在那山上。上了山以后，你将几天几夜走不出那山，好像以后就全是山了。

甘家旺多少代人都喜欢往山下看，吧唧着嘴有些心痛地看着山上道道清泉流到山下，流进城关镇，流出甜水湾，用不了多久就进入黄河了。再也没有把故乡安排在这儿更让人满意了。爷爷说，在他之前，甘家旺差不多平静了一百年，甘家旺